

朗朗书房·音乐坊

艾灵顿公爵画传

Duke Ellington

赋予爵士乐文化身份的音乐大师

[法] 弗朗索瓦·比亚尔
François BILLARD

吉尔·多德曼 著
Gilles TORDJMAN

林凡 黄琼 译 冷杉 审校



Duke Ellington

画传
Billard)

4
多德曼著
3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艾灵顿公爵画传

Duke Ellington

赋予爵士乐文化身份的音乐大师

[法] 弗朗索瓦·比亚尔

François BILLARD

吉尔·多德曼 著

Gilles TORDJMAN

林芃 黄琼 译 冷杉 审校



Duke Ellington 99/1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83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灵顿公爵画传/[法]比亚尔,[法]多德曼著;林芃,黄琼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音乐坊)

ISBN 7-300-05691-1/G·1126

I . 艾…

II . ①比…②多…③林…④黄…

III . 艾灵顿—传记—画册

IV . K835.655.76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975 号



朗朗书房·音乐坊

艾灵顿公爵画传

[法]弗朗索瓦·比亚尔 吉尔·多德曼 著

林芃 黄琼 译

冷杉 审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总编室) 010 - 62511239(出版部)

010 - 82501766(邮购部) 010 - 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6.875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02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Duke Ellington
by François BILLARD , Gilles TORDJMAN

© Editions du Seuil , 199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2004

目
录

第一章 从音乐谈起

黑人的成就	3
远离学院	10
一种特殊的乐器演奏法	19
独奏家的乐队	26
吹气并不是演奏	34

第二章 一生

1899—1924：领班的童年时代	41
拉格泰姆音乐	
纽约	
布伯·米利	
伟大乐团的史诗	
弗莱彻·亨德森	
哈莱姆区	
“华盛顿人”乐队	
1924—1929：效果更好的78转唱片	65
年轻的贝彻	
东圣路易斯	
《黑色与棕褐色狂想曲》	
《克里奥耳人爱的呼唤》	
在棉花俱乐部	
彼戈德和霍吉斯	
《闲逛者》	

1929—1938：30年代	94
库蒂时代	
好莱坞	
《靛蓝的情绪》	
《克里奥耳狂想曲》	
毫无意义可言	
道路与规则	
孤寂（《Solitude》）	
《沙漠商队》（《Caravan》）	
1938—1944：黄金时代	124
布兰顿和威伯斯特	
轻歌剧	
卡内基音乐大厅	
1944—1956：方向的转变	149
离开	
大乐队的衰落	
溃散	
《缎子娃娃》	
1956—1974：完美的靛蓝	175
逆转	
好好运用现代性	
在边界的边界	
斯特雷霍恩之后	
第三章 长盛不衰	
艾灵顿主义	199
命运	204
钢琴	208



第一章 从音乐谈起





黑人的成就

这个世纪在如饥似渴地创造新偶像的同时，也一定会见证人们的情有独钟，这份情属于这样一个人：尽管他没有发明爵士乐，也没有创造大型管弦乐，但却懂得如何将二者融合，达到他人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度。艾灵顿公爵的音乐大气、明朗，其成功之处就在于这种坦荡明了的特色，而这也是所有伟大作品的共同特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世俗偏见和愚昧一直拒绝承认爵士乐是一种文化，而艾灵顿公爵则是赋予爵士乐文化身份的贡献最大的人。从《闲逛者》(《The Mooche》)的表现主义到《第三祝圣音乐会》(《Third Sacred Concert》)的庄严凝重，在他的艺术中，我们看不到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界线。面对美学革命，他常常小心谨慎；面对新生事物，他总是充满好奇。艾灵顿爱这个属于他的世纪，而这个世纪也会给予他丰厚的回报，除奖牌和荣誉之外，又将他引入艺术创作精英的殿堂，与



如果历史学者们还要就谁是第一个演奏爵士乐的音乐家长期争论下去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Original Dixieland Jass Band 是第一支录制这种音乐的乐队，他们于1917年2月26日发行的《马房蓝调》被看做历史上第一张爵士乐唱片。作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鲜事物，乐队在美国与欧洲的黑人和白人音乐家之中激发了对于爵士乐同等的热爱，1919年，他们去了欧洲。

众多古典音乐大师齐名并坐。从学术的角度看，艾灵顿没有自己的流派，但他的思想却流传不衰，即艺术服务于大众，为此他特立独行：作为舞曲音乐家，他知道如何天才地摆臀；作为现场音乐演奏家，他知道如何让被认为不懂音乐的大众走进古典音乐的殿堂。但是，在这种聚合大众的能力背后，在特色鲜明的音乐的灿烂光辉背后，在众所周知的高贵谦恭的表面下，却隐藏着令人吃惊的悖论。他最具智慧之处在于创造了一种只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从而使自己的缺陷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如果我们常称赞他的音乐才能，那么还应该注意到，他的博学早已大大超出了音乐的范畴。

当他刚投身到这个职业中时，作为一名年轻的钢琴师，他的音乐知识面很窄。如果考虑到他刚入行时华盛顿钢琴师的数量和水平，就不难理解，他除了演奏技艺外，还打出了其他王牌。他很快意识到管弦乐会给他提供全新的发展空间。他知道如何将对形势和人类本能的分析转化为音乐直觉。他没花多少钱，却充分利用机会，终于凭借一种特殊的声音创造了独特的乐队风格：这种声音以突出布伯·米利的小号演奏技巧为特点。1923年，艾灵顿在女歌手马米·史密斯的身边发现了布伯·米利，当时布伯·米利正在哈莱姆区一家名叫快乐花园的夜总会里。艾灵顿将这种音质作为他的商标，并很快形成一种风格，当时只有一个丛林风格的乐队，那就是他的。这个乐队的整体音质带着深深的路易丝安那州印痕，并作为最神秘的演变之一载入了美国音乐史册。

从一开始，艾灵顿公爵就凭直觉感觉到他拥有一把真正的交流的“钥匙”。既然人们把音乐看做是各种音调的混合，那么即使对最迟钝的听众，音乐也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业余时间里他也作画，他总是站在听众的角度将纯粹的绘画概念带到音乐当中：即便听众不理解乐段的内涵，更不知道所运用的演奏



技巧，但也应该让他们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这幅音响水彩画，以及某种特定的气氛。在艾灵顿大师的调色板的调配下，几位最伟大的爵士音乐演奏家在保持个人演奏特色的同时，构筑了异常美妙和谐的音乐整体。艾灵顿成为乐队成员之一是乐队经久不衰的保障。有他在，不管是罪恶的财富还是善变的潮流，都不能威胁到他的乐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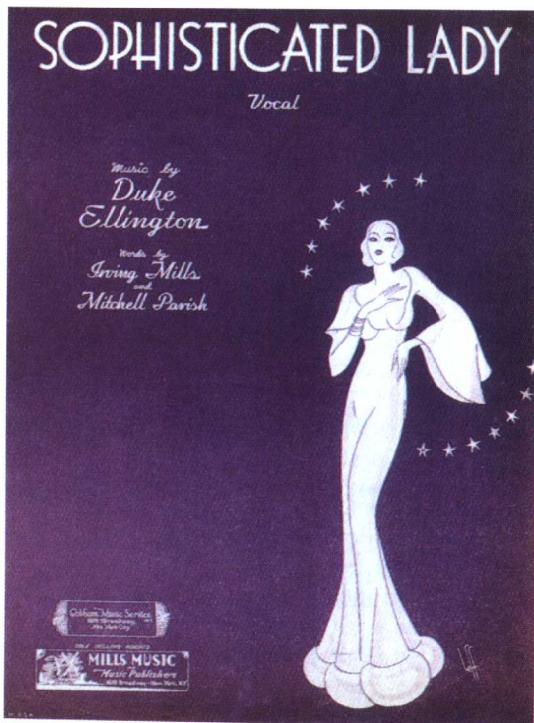
“艾灵顿公爵……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所说的作曲是指对于这样一种能力的充分运用，音乐主题的创作者、甚至编曲者（除个别例外）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定义它：赋予爵士乐以额外的价值。这种为作品带来更深刻的生命力与更开放的未来的价值便是形式。爵士乐的历史可以这样来概括：阿姆斯特朗创造了爵士乐；艾灵顿创造了爵士乐中的形式；帕克和戴维斯再造了爵士乐；蒙克则试图再造爵士乐的形式。这真是一段美妙的历史。”

选自《爵士乐》，André Hodeir 著



◆ 艾灵顿公爵画传 ◆

唱片
《优雅女子》



艾灵顿既是渴望融合的黑人代言人，也是为长久和平而战的象征，尽管有时因为某些人的立场比较激进而内部存在不和。他之所以高雅，不是因为他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而是因为他希望向人们说明需要融合的不单单是社会最底层，也可以是社会最高层，也可以是纨绔子弟作风，他是五彩斑斓的上流社会的一面嘲讽镜。正如德里克·杰维尔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艾灵顿是“黑色即美丽”概念的创始人，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黑美人》(《Black Beauty》)来纪念黑人歌手弗洛伦斯·米勒斯。1941年，他满怀激情地参加音乐剧《为欢乐而跳》(《Jump for Joy》)的创作，这部音乐剧为宣传实施公民权而作。其他为数不少的作品也反映了他的兴趣所在：1943年的《黑色、褐色和淡棕色》(《Black, Brown and Beige》)组



曲堪称美国黑人的一部音乐历史；《遥远南方组曲》（《Deep South Suite》）严厉地批判了美国南部黑人的现状。他从不夸张做作辱骂别人，这既是一种出于美感的抉择，也是出于表达有力的考虑。对此他在1963年的作品《我的人民》（《My People》）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个小伙子登上肥皂箱发表演讲是件很好的事，但在戏剧中，我们应该寻找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来表达事物。”有时人们并不欣赏这种温和的革命，尤其是黑人的激进分子。一位记者曾抨击他“推卸责任”，这使他大为恼火。他回应说：“30年代我们就已经到南方去了，而且没有联邦军队的保护。”暗示他与那些为和平四处奔走的人不同，他不需要特殊保护。

作为大众所崇拜的音乐家，艾灵顿可能没有意识到其艺术成就带给他的诸多便利，也不了解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社会状况。他可能难以想像这样的事实：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对别人却不会如此轻而易举。他几次出言不逊都引起了满城风雨，最严重的一次是当他说黑人对完全平等“没有做好准备”时，大街小巷的矛头都指向了他，直到后来他公开辟谣说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艾灵顿公爵最好的唱片经得起反复聆听，因为他从不使用那些平庸的表现手法，而是安排一种新颖的表现形式。实际上，艾灵顿称得上一位真正的作曲家，第一位杰出的绝世作曲家，更重要的是，他也是第一位黑人作曲家。除了一些细节，他的作品没有留给演奏者任何随意发挥的余地；它们被明确写下来，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被修改的。（摘自《永恒的兰伯特，音乐 Ho!——对衰退中音乐的研究》）



60年代他公开表示：“我根本不知道马尔科姆·什、路德·金之类的家伙！”裂痕因此而再一次加深。这是鸵鸟政策还是言语过度？其实纵观他的一生，正如他的儿子莫瑟强调的那样：“他从来没有想大肆表现，也不想刻意追求让人敬仰，也不想做个英雄。相比之下，他更希望被责备做得不够，而不是因为帮助了人民而被大家赞誉为一个圣人，他知道他所做的永远都太少。”这个中肯准确的评价凸显了他对身份地位的蔑视。

艾灵顿不在乎公众舆论，他更关心音乐，他相信音乐的力量胜过任何言语。如果一定要找出艾灵顿精神之所在，那么就



艾灵顿公爵于1925年
乐队首演后不久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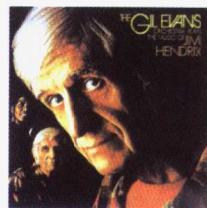
艾灵顿公爵的钢琴语言在首演时仍以切分音乐和大跨度演奏为特点，但是在几年时间内就演变得独具个人特色，运用鲜明的分句法着力表现朴素之美，而不是大量地抒情。在乐队取得重大成功的最初，管弦乐队的辉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艾灵顿公爵作为钢琴家的才能，而这一才能稍后又为《前景的钢琴》(Piano in the Foreground)、《金钱丛林》(Money Jungle)这样的唱片所验证。



是面对子孙后代时没有人会置疑他的大师态度，人们所指责的那些建立个人丰碑的人往往是在作品中表现一种态度，而实际生活中又是另外一种。几位朋友想借他生日之机将其作品结成集，他们费尽力气也只找到了一小部分。艾灵顿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不能收藏自己的乐谱。我们没有任何资本通过自己来回首过去。在我们所创作的成千乐章中，留下了大约百分之十，剩下的遗失了。人们早拿它们去包装食品了。”的确，那些无才无德却梦想流芳千古的人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启发，他说：“我不够老，不能成为历史，我太年轻，不能撰写个人传记。”他一生的华彩、一世的流浪以及一辈子的笔耕不辍要比所有华丽的词藻更具说服力。他信件往来频繁，在纽约的居所就是个大信箱，他一直工作到病情加重、无法再继续为止。

仅以纯粹的个人感受介绍艾灵顿的复杂性格是令人遗憾的。他还是一个善于即兴为现场观众作曲的音乐家。在他性格深处，各种碰撞熠熠生辉，各种极端思想相得益彰。这位温和的独裁者不喜欢耍大牌，表面的混乱在整体上却常常是井然有序。

不管他是谁，伟大的历史总是会超越渺小个体的简单相加。世人评说、趣闻逸事、表扬批评都会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一个伟大躯体的构成，艾灵顿公爵乐队是公爵个人表现与其他音乐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它如同魔法印封的真理一般，音乐学将永远无法详尽论述。公爵作品本身规模宏大，尽管没人能逾越这样一座高山，但人们在20年、30年之后，仍然会有千条万条理由回味这些巨作的某个细节。那时人们把自己设想成公爵本人，专心致志地体会着刚刚写成的音乐作品，将它变成一部钢琴独奏曲。



唱片
《演奏吉米·亨德里克斯作品》
吉尔·伊文斯

远离学院

许多古典音乐伟大的作曲家拥有大量的钢琴作品，他们常常会在演奏中加入以复调音乐为特色的管弦乐元素。这个用声音叠加创造和声的“水平思维”确定了闲散的处理音乐素材的方法。与之相反，艾灵顿公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音乐为钢琴演奏而创作。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他未被学院派的樊篱拘限过的音乐知识。如果说艾灵顿不容置疑是一位典型的“文人”音乐家，那么他对音乐的处理首先是发自内心的，可塑性极强的。公爵的和弦音符取之于钢琴，因此几乎可以完全用之于演奏中。继巩特尔·斯库勒之后，肯·瑞藤贝瑞还强调了另一个原因，即艾灵顿的作曲方法，这也是他令人震惊的一方面：“他在器乐演奏部分的创作方法几乎就是直接将若干钢琴和弦改编成管弦乐。当人们听出作品中维系不同声部之间的关系时，就会明白他对学院派所批判的连续音程和不和谐关系有多么地不屑一顾。艾灵顿的音乐循序渐进，自然流畅，



克里福德·布朗



这是他独特的作曲方法自然产生的结果。因为他将每个钢琴和弦中的音符一个一个地拆分出来，再将它们原封不动地转化为作品中的某一分部。这种垂直的方法的结果就是连续二度、四度、五度、七度、八度或九度构成了他管弦乐写作中的规则而不是例外。”[肯·瑞藤贝瑞：《艾灵顿公爵，爵士乐作曲家》，耶鲁大学出版社，26页] 尽管人们对这种反叛学院派的行为时常品头论足，但这种作曲方法还未成形，也没有经过一番缜密的思考。钢琴家唐·雪莉这样说过：“艾灵顿不断实践，他真的喜欢与规则背道而驰。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规则一无所知！但那行得通。这才是